

## 故山松竹月

□何述强



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，其实就是我的高祖父昆仲和他的父辈，他的爷爷辈三代人创建的村庄，原来那个地方是一片宽阔的芦苇荡，白鹭和各种水鸟出没，是邻村放鸭子的地方。后来得到高人点拨，祖先们买下了这片水域，挑土填泥填建成了我们的村庄。村庄的布局非常和谐。中央是祠堂。祠堂前面有一个池塘，种莲藕和菱角。村里的房子一溜溜对称分布在祠堂两侧。村后面是后龙山，说是山，其实并没有山。它只有树木，没有石头。算不上一座真实意义的山。白天葱郁氤氲，雀鸣鸠鸣，夜晚鸟鸣聒噪，让人毛骨耸然，心生畏惧。因此，我认为它是一座无形的山。它有着山的高度与力量。有着山的威严、幽深与神秘。童年时那些故事里的恐怖的芭蕉精、老熊婆、战斗力极强的妖怪我疑心都是从后龙山深处窜出来的。有形或者无形的山，都滋养着孩子们的想象力。一个村庄总需要有一座近切的山守护着。它也许就叫后龙山。若没有真实存在的山，一个土岭，一片树林，也会被命名。

后龙山是我孩提时代经常嬉游的地方。长满了大树，在这些大树之间，有几棵比较孤高的松树，然后有一条潺潺的溪水穿过后龙山边缘，从古松下经过，绕过村庄篱落园舍流到村庄前面，然后向开阔的田野中间流去。就像护城河一样，环绕着我们的村庄。溪边多种竹，是那种婀娜多姿的风尾竹。门前的溪上有简易的石板桥。石板桥由几块条石铺成，其中靠近水边的那块石头上有我最早认识的文字。几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在这座桥上攀爬。在很多有月光的夜晚，我都会趁着月光去抚摸那几个我生命中最早接触的文字。月光下不一定看得清楚，但是可以深切地触摸到镌刻的痕迹。一开始只是好奇，到了后来反复询问村中老人，才告诉我这六个字是什么字。这块石头始终没有被遗弃，现在是竖立在溪水旁边。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多看上几眼。这是我最早认识的文字，也是在月光下第一次抚摸到的文字。故乡的朗朗的星月灿烂之夜，我抚摸着我最初认识的文字。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和欢喜。

我的曾祖父喜欢吟诗，以诗明志，“闲来陋室吟诗句，兴去深渊学钓翁。”他这两句诗足见其情怀。旧时能吟诗的诗人估计都写过月光。就拿我家乡人来说吧，我的家乡有一个诗人，清末做过知县，有一年中秋节他无法回家，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心情：“归装欲整又留连，自笑行踪类紫鸾。幸喜今宵秋色好，冰轮不减旧时圆。”对月光有透切的认识。游子怀乡，乡愁里少不了旧时月。故山的松竹牵系着游子的衷肠，无

论走到哪里，都不会忘记。美不美，家乡水。亲不亲，故乡人。所以才有“月是故乡明”的说法。故乡的月亮为什么特别明呢？因为，故乡的记忆总是太清晰，故乡的月亮可以照亮很多事物。我们童年的经历历历在目，其实都跟月亮有关。月亮照亮了我们的童年，我们在月亮的田野做“蒙蒙躲”。我们在月光下的草堆向上弹跳，仿佛可以抓一把头顶上的星星。我们在月亮下发现自己调皮的影子。大人告诫我们，不能玩捉影子的游戏。迷恋虚无的影子会生莫名其妙的病。但谁的童年没有过“捕风捉影”的记忆？

前不久我回到家乡，住了一晚。那个夜晚月亮似有还无，在田野中的小路漫步，居然不知不觉走到了我曾经就读的小学。借助微弱的月光。我看到了校名。唤醒了那么多回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登上堂第三层楼房的楼顶，看到那几棵后龙山的松树依然是那么挺拔俊俏，那么风神旷朗。看到溪水码头边的竹林依然婆娑翠绿，仿佛生烟，我便产生了一种松竹犹存，家园依旧的感觉。松竹在，自然月光也在。萤火虫也在。吟一声：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。

一路走来那些文人骚客，他们的笔端无不驻满月光的深情。他们行走在他们的年代和旷野中，披着如霜的月光，吟诵着动人的诗句。“明河共影，表里俱澄澈。”“应念岭表经年，孤光自照，肝胆皆冰雪。”这些诗句带着月色的皎洁、澄澈和宁静，已经静静地成为我们语言里的一种质地。浸润在我们的文化之中。这样的句子也终将指引着我们如何守护这个世界的许多宁静的事物，如何敬畏和热爱我们的乡土，指引着我们在当今迷乱的光影中减少几分慌乱，找到内心的沉静。不要丢失了我们的故山，故山有松有竹，有最朗洁的月。我们获得第一口甘甜的乳汁，第一口清水的地方。我们触摸到第一个文字的地方。仰望满天星斗灿烂，我们第一次发现世界如此高远和神秘。不要丢失了我们的赤子之心。保持一份旷朗超拔的精神境界，一种跟月光对话的诗意。我们的文化品质的形成跟月光终古的寂静倾泻是有关系的。月光不声不响，却抚平白日的喧嚣。月光清冷寒寂，却唤来蛩吟如织。

诗人李白堪称月光大师。他写月亮的佳句数不胜数。俯拾即是。比如，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又疑瑶台镜，飞在青云端。”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”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”又如，“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”

在他的理想境界里，杯子里绝对少不了酒，当然，也少不了月光。

## 谈天说地

## 拾得 是一种机缘

□聂学剑

拾得，带有一点偶然性，还有几许私密性。更挟裹着一丝诗意，一缕禅意。

拾得，是一种机缘。那物，就在那里，不早也不晚，你恰好遇见，你弯腰捡起。这便是拾得。

小时候，偶尔会捡到遗落的分币或小钞票。当然是小钱。但那份欣喜，和随之而来的纠结，至今不能忘怀。“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，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——”为什么总是孩子能捡到遗落在路边的那枚硬币？大人的说法是，孩子“眼明”。其实，现在细细想来，是孩子“心静”使然。

还是小时候，被打发到麦田里拾麦。收割后的麦田，小孩子们负责捡漏，专门寻找那些躺在麦茬间遗落的麦穗。常常是几个孩子各挎一只竹篮同行，在同一块麦田里比赛似的进行地毯式、拉网式

排查。有的孩子难免心浮气躁，拾得的麦穗躺在篮子里，虽然看上去也是满满的，但粒粒可数。“麦芒撻麦芒，回家气死娘。”那些做事踏实的孩子篮子里盛满的麦穗压了又压，实实在在。他们心静眼明，收获颇丰，长大成人，名缰利锁，难免攀比，目光或仰望前方，或平视远方，很少低头看路。于是，与“拾得”总是擦肩而过。

陆游说：“佳句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”偶得，其实就是“拾得”。这份机缘，来自于自身的造化。诗人卢延让的体会是：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。”

拾得，带有一点偶然性，还有几许私密性。更挟裹着一丝诗意，一缕禅意。所有的好运气，总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，正所谓“天道酬勤”。不必找，不必求，不必问。拾得，就是拾得，那是上天眷顾你的美意。

## 大家V微语

## 宝贝与废物

□尤今

●在百货公司里，售货员示范一种新品牌钢锅的用法。他煎豆腐，煎好的豆腐，像小巧玲珑的金砖，黄澄澄、亮闪闪，煞是美丽。

●他口水横飞地说：“用这种锅煎豆腐，外脆内软，入口即化，特别美味。这种豆腐啊，质地细，煎起来没孔洞，吃起来没豆渣，天天吃它，营养特好。”说毕，环顾众人，问道：“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”这时，人群中响起了一个妇人的声音：“请问，在哪儿可以买到这种豆腐？”

●忍俊不禁。嘿嘿嘿，示范者和观赏者，全都搞错了重点。售货员明明要推销的是钢锅，说的却是豆腐的种种好处；妇人看的明明是钢锅的示范，提出的却是该到菜市场去找寻答案的问题。

●重点放错，徒劳无功。

●人生的大小事情，莫不如此。看中目标，抓住要点，力争上游；逢挫折不退缩、遇诱惑不变节；屡败屡战，永不言弃；屡胜屡战，永不自满。最后，必定能成为唯一的赢家。

●然而，如果一开始重点就放错了，那么，一切的力气都是白使的、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的；也许两鬓斑白时，才可悲地发现自己白活了一辈子。

●富兰克林曾说：“宝贝放错了地方是废物。”至理名言啊！

## 文史杂谈

## 笋自林中来

□胡蝶

金农，号冬心。“扬州八怪”之首。

我喜欢被冬心先生击中的感觉。不知他是怎么想出来的，短诗文，字字句句，浓淡相宜，冷不丁就“砰”的一声，落在你心上，久不散。那种滋味很美妙，难以形容。像什么呢？好比绵绵雨夜，山中木屋静读，响起笃笃敲门声。一推门，知己披蓑衣而立。

倘若还不能通达那种意思，且用“会心”二字概括好了。

你看，冬心先生这样写：“时雨夜过，春泥皆润。晓起，碧翁忽开霁颜。玉版师奋然露顶，自林中来，白足一双，未碍其行脚也。”

几句话，让人心里喜滋滋的。本来是个画画的，却像是要抢了作家们的饭碗。我摩拳擦掌，试着用白话文复述：

一场夜雨过后，春泥湿润。清晨，天气豁然晴朗。推门一瞧，屋外的笋冒出了尖儿。你们是从林中的呀，你们白嫩嫩地打着赤脚。不穿鞋，居然没耽误工行脚！

好玩，但味道差了好多。

他写故乡杭州的竹子，“人行其下，翠沾衣襟”。“风约约，雨修修，翠袖半湿吹不休。竹枝竹枝湘女愁。”是他的句子。他还写，“秋声中惟竹声为妙，雨声苦，落叶声愁，松声寒，野鸟声喧，溪流之声泄。”

我读的是《冬心画竹题记》，薄薄的，在枕边三年有余。有空就捧起来，浮躁的时候难以进入，有不知所云之感。一旦静心，透过他的文字，觉得眼前这日子真是有味道。要向冬心先生学，好好地过生活。让一切有生气。

冬心是竹痴。作为专业画家，他一边画竹，一边讲故事。庆幸，故事都在题记里传下来。偏僻的典故、画画的心情，各种思绪，看似泛泛，实则浑然竹子气。

回到竹子画。冬心先生画竹，60岁才开始。他不师法前人，而是在自己的宅子东西两侧，种了千万棵竹子，以竹为师。

竹子会教人怎么画竹子吗？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种竹子。跟着老师学，那是老师眼里的竹子。冬心的竹子画，只画冬心眼里的竹子。冬心眼里的竹子长

什么样？看画便知。

冬心的竹子画，让人觉得怪。他是“扬州八怪”之首，不觉得怪，那才真怪。

冬心自己的理论是，画竹宜瘦，“瘦”，象征多寿。他还挪揄说，庄子曾提到有一种树，比十人合抱都粗壮。这种植物是不屑人画的。不然朋友会嘲笑画家是个爱吃肉的家伙。

冬心的竹子画有两种。一种是墨法写出来，竹叶很浓，怯怯的，实际是拙。竹节处，瘦得快要折断了，却有力道，很舒朗，其间有清风过隙。还有一种，完全用笔法勾画，宽叶，叶茎清晰可见，类似书法里的双钩。竹竿也是丰腴。这分明就是胖竹子嘛！两种画风，截然不同。后者，总觉得上头落了雪。

冬心画，有绝招。他有镜头感。各种视角的竹，像拍照，俯拍、仰拍，近景、远景，图式很丰富。冬心画墙外的竹，竹叶密密的在墙头挤挤挨挨，浓墨淡墨穿插，淡处仿佛生烟。白墙一面，让人思忖着，里头住了什么人。

冬心先生50多岁开始画画，出手即不凡。原因？他善于把玩。把玩，不是非要握个什么东西在手里摩挲，心情可以把玩，梦境也可以把玩。比如几枝竹子，他琢磨出这么多意思，玩出这么多花样，故事总也讲不完，实则玩的是是一种心情。他种梅，他养鹤，“携鹤且抱梅花睡”。玩出了新意，玩出了门道。门道，即是门径，是道行。有道行的人画画，怎么画，就怎么对。

去年到扬州，在冬心居住过的西方寺静坐，院子里仍有芭蕉，绿上了天。可惜未写，“冬心先生手植”。

眼下，正是春要来。念着冬心先生的“笋自林中来，白足一双”，觉得未来可期。好日子，哪里需要锦衣玉食呢？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杨军  
 一版编辑：赫巍利  
 一版美编：冯漫图  
 编：王泰舒

零售  
专供报